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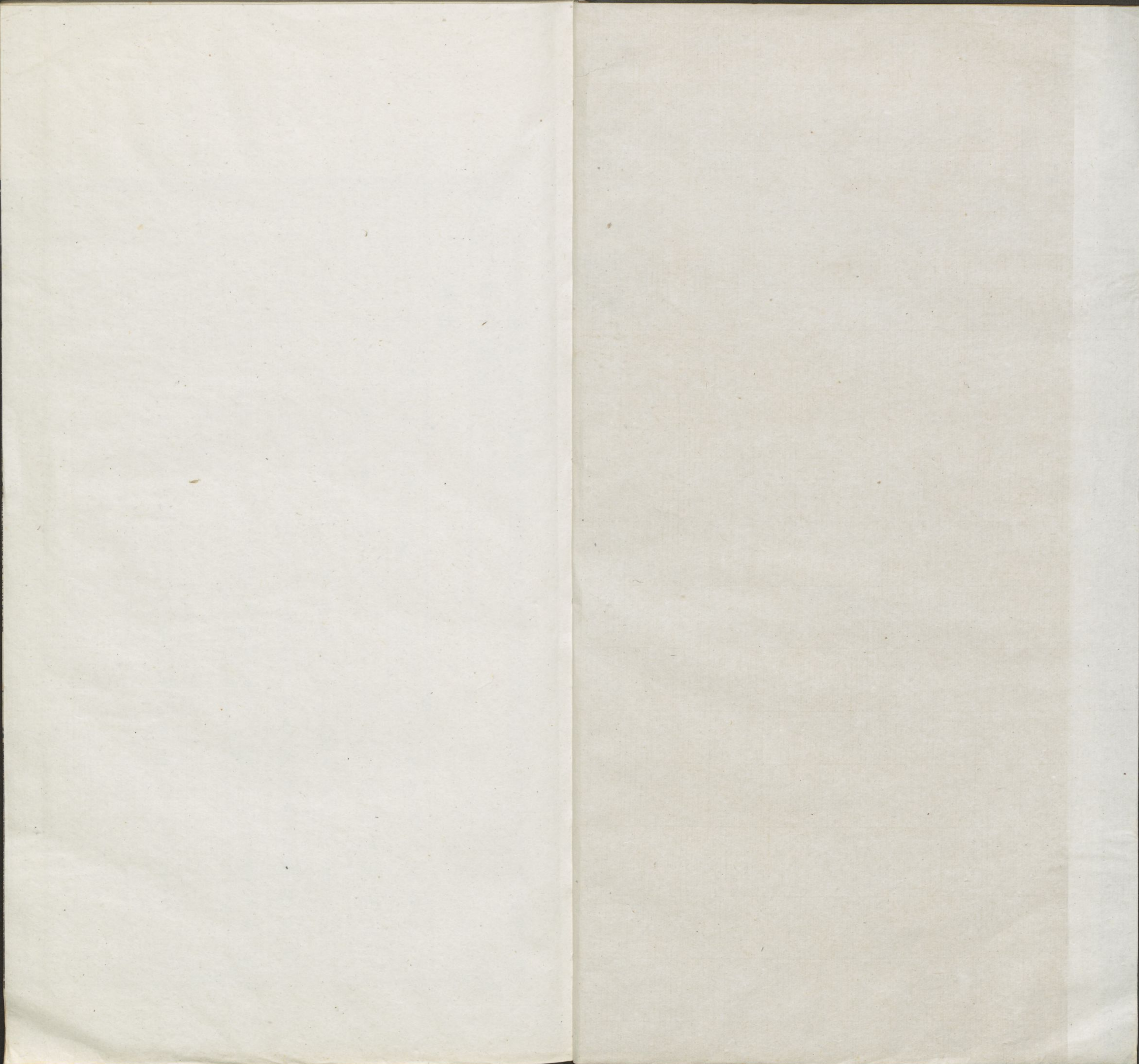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19

T 4664/4244A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Z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六

夷狄

宋哲宗元祐中。御史中丞傅堯俞奏曰。臣聞夏人豈塞。傳者謂必緣請地而
來。臣竊思之。方今邊備未豐。士氣未振。民力未完。賞罰不明。將帥難倚。其尤
可慮者。議論不齊。平居講事。或經時曠日。而不能合。苟必至於用兵。豈能迎
機應務。制變於千里之外哉。臣竊為陛下憂之。夫自古和戎。未有能抗天威
而快人意者。惟所屈者益深。則所伸者益遠。願陛下姑務柔之以德。專以繼
好息民為意。則天下幸甚。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曰。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
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
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
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
圖書館珍藏印

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羌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太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羌職負二合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齋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來朝。則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

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上。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自有以處之。臣參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

八年。執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曰。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實家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館令中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敎式。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歷代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

元龜并北史今來本部並不檢會禮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
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
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而
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
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
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羗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
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豈肯
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
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
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
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
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乎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

有禁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
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
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
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
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
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
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
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
之害今既備負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
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
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
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

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未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權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切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為無罪可書。雖上以簿責至為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虞。事事曲從。官吏能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息。便行結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船舶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一頁。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

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查捕。依法施行。貼黃。
據陳軒所奏語錄。即是高麗知此條。

一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款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款式。若令外使收
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朝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禁例。
故以禮部並不預會為罪。未委款式有何禁例。一禁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
未敢許。以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為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
人使欲以粧佛為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切聞近歲西蕃阿里
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
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為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為鄭衛之聲。流行海
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吉。特為抄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殺
不行。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察奏聞。元已
作臣意度。拒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
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甚大。即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由
從。便為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已。而怨朝
廷。甚非館伴之賒。

右所有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款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
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
有吏人乞不上簿。

貼黃。臣謹抄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延欲買玉
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
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亂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壽。晏子

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六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譏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為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高檀往契丹。奉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違禁。而軒乃為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軾又劄子奏曰。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

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使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使人上簿也。今來使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切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者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曰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看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為穩便。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違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

不避兵二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所買策府元龜叙兵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軾又劄子曰。江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并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收買切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豈

百例不可用也。而况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即為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蘇轍論不可失信。夏人狀奏曰。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公圍原。命三日之釋。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敵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切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并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寨，一門朝廷雖不許，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以為命，難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寨門可也。而柰何與之，蓋自失歲賜

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審，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真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種詛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置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地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脩城門，并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以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尤甚。非中國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勉從之。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怨，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

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徇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兩城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與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弃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切恠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神詎詎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鹵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賈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譽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內安豪酋外結朝廷竊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打量地界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繫

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返。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轍又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曰。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遣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嘗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竢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

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微求尺寸之利。妄觀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西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由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為堡障也。後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况

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為怪。坐視邊釁之釐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况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間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以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大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元祐中。轍又奏乞裁抑高麗人使。狀曰。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為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

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時。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虜。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允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

五年。范育知熙州。論禦戎之要。上奏曰。臣切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

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為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揮撥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命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呂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棄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從弓箭手已數百千戶。夫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覺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藉質孤勝如

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
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已千
有餘人。若從谷二十里為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
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
益貴。費日益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
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
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闊。昔花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谷。質孤
勝如川。偽號御柱。自歸本路。其上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
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
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者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
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
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

擊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慮
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有難安
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
篡得國。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同謀寇邊。頗朝廷威。斷邊將出兵
生擒鬼章。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歲之邊患。今
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讎之謀。日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
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既同。
其嗜欲既一。犬羊之黨。勢必相為。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
後。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
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器兵以禦之。聖賊又出兵河岷之
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日一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
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田。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

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一賊據吾廣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有一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可為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骨再召溫溪心。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之落族四人。錮其囚首。及勾隴逋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奪其人戶。不從。遂拘執首首。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欄未去。自朝廷除絃。唵捉鎮州刺史。均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勾界邊廝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董種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然可无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

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因乘機以乙逋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以。以爾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為西道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一賊方且合謀為患。况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為謀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為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策。納趙醇忠。繼董種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諸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種絕世。人心皆服。亂既除。國內晏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慮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則

為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德。或不過是矣。將見本路州民。有臥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為此謀。其始唯護趙。解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勸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思鎮撫部族。各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頃臣雖以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神符。乘逆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乞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哲宗時。畢仲游論復境土上言。曰。自漢以來。言夷狄之利害者。不知幾十人矣。然其成效。非漢元。非唐正觀之間。則夷狄之強。未有不過

中國者也。由三代以前。夷狄之患。雖不免。然終不能害中國也。故詩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獫狁戎狄。雖始有其患。而終至於威懲者。此不能害中國之實也。故所以不能害中國者。以御之有道。而有軍旅之制也。有威德之施也。有地勢之利也。今國家軍旅未制。制之可也。威德未施。施之可也。地勢未利。雖欲利而已失也。故議者未嘗不惜幽薊之土。以至晉石氏所割十六州者。皆中國之大險也。以大險之利。而久失之於胡。故太宗始因太原之捷。直抵其地。幾拔易順薊三州。中又嘗駕幸大名。未至於薊。遂選十八將。同出飛狐。雍州。鴈門之三道。環朔。雲。應。涿。五州之民。已望其更生矣。然以貪將之累。而不成功也。及章聖景德間。虜嘗卒。驚趙魏之地。賴天地宗廟之神靈。酋死。虜散。故國毋奉誓。求和。至今為萬世計。此皆以地利失得而致者也。今上欲強中國。弱四夷。追祖宗之成

畫復先王之故地。則在知其兵之本。兵之主。兵之教。兵之用。然後可也。故省費寬後。厚其輸畜者。兵之本也。熟察將帥。試之以事者。兵之主也。習勒戰士。四時不廢者。兵之教也。脩完械用。並使堅利者。兵之用也。今械用不利。是無用也。士不習勒。是無教也。將不察使。是無主也。輸畜不厚。是無本也。無用則不可敵。無教則不可勝。無主則不可戰。無本則不可守。四者不備。則雖百勝之畫。無虜之地。不可追復也。四者備而用之。是黃帝之兵也。昔者太宗併高麗。安定渤海。而北征章聖。封爵潘羅。而弱繼遷。此可追之成畫。而晉石氏所割十六州。皆不待痛而復矣。

仲游論棄熙河蘭會。上言曰。天之生民。初無中國夷狄之別。以其不可以冠帶禮義治也。然後謂之夷狄。而自漢已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為夷狄之地者。

多矣。昔犬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狗馬子女。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為吾臣與。為狄人臣矣。以異因。杖馬撫去之。岐山之下。中國之地。至其不可有也。則猶不欲強治之。况欲強取夷狄之地而治之乎。雖嘗為中國之郡縣。而本夷狄之地者。則亦無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崖。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崖。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此所謂與未得同者。而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為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沒。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胡人將牧馬於階成之境。外二不同也。立

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瘠中國而肥夷狄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熙河之未取也。為喃氏。而蘭會之未取也。為華麻氏。雖羈屬夏人而非夏人之所有。故猶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喃氏華麻氏者。勢不能反而將為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為夷狄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黃河之積。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於遠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於數千里之外。逆知有吉語。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為料。而長久之計。難為功。今熙河蘭會。制之於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遠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而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七

夷狄

宋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龔夬論青唐狀奏曰。臣竊聞夷狄之勢分而不一。則為中國之利。自頃夷狄強盛。必賴比近部族。自相犄角。偵伺虜情。為國藩翰。臣伏見青唐一族。世受封爵。堅心依漢。又歲出善馬。以供和布。自熙寧元豐已來。朝廷待之尤厚。昨因強臣盜有其地。至其嗣子。國人不附。逃難來奔。特青唐之一虜耳。而朝論以為納土之降王。引對闕庭。超受節鉞。為夷狄之笑。至於道路宴犒之費。以巨萬計。閔輔搔擾。不可具道。今則不惟不得其地。而使青唐之人。遂無向漢之心。其勢必與夏人解仇結約。以為邊患。和布善馬。不復出矣。數年之後。夏賊兵力稍全。青唐不復附漢。而合從於虜。臣恐朝廷西顧之憂。未易言也。今既往之失。無所云救。將來之策。尚或可圖。伏望

聖慈特詔邊臣多方誘諭。赦其罪戾。使之自新。待其入貢。因撫而有。庶幾復堅向漢之誠。不復歸心於虜。以為預備不虞之計。邊氓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論西蕃市馬上。奏曰。臣切以戎狄勢。合則強。勢分則弱。強則難禦。弱則易制。神宗皇帝熙寧元豐間。以夏人為中國患。乃優撫青唐一族。世襲封爵。俾伺間隙。蠹其腹心。而又歲市善馬。以強兵。深得禦戎之要道也。其後青唐衰弱。土地為強臣之子。繼立。國人不附。棄位為僧。迹不自安。窮來歸我。特一亡虜爾。邊臣張皇招納。以致种朴敗衄。為國家辱。所得亡虜。道路將迎。甚勤。朝廷恩賜甚渥。費用不貲。為夷狄笑。已往之失。不可救。未來之患。深可慮。夫兵家制勝。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故自古論兵。必以馬為先。馬今西戎既叛。馬不出市。國家每歲所失。二萬餘疋。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萬一夏人與青唐解仇。連衡入寇。併力衝突。其將何

及訪問。今日邊將。乃是前日招納之人。多行庇護。莫免違責。是害並不以實聞。伏乞睿旨。令本路帥臣將官。各具的實利害。結罪保明。敷奏朝廷。詳酌施行。或令多方開諭。許其自新。依前入貢。待遇如初。可益強兵勢。威聲遐憺。夏人不敢窺邊。國家之福也。

龍圖閣學士范純粹。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上奏曰。臣久忝帥任。殆遍諸邊。切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志意驕滿。習於惰慢。緣數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漢官。或帥臣姑息。特為陳乞。遂得輕授漢官。差遣致互相攀援。不安守分。訪聞各有觀望。不肯專意訓習。弓馬管幹部族。以至遣使探謀。講論邊事。無復留心。做做成風。事有未便。切緣屬羗部族。既始祖元是羗人。即雖綿隔世代。因功授官。不論高卑。要之終是蕃種。豈容輒有變易。雜亂華人。况自來應蕃官首領。侵刻部族。或犯餘罪。罪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以至婚姻亂倫。養葬

異制。皆與漢戶禮法不同。兼條禁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置買產業。固有深意。今昔不殊。雖功大官高。不過充蕃將。享厚祿而已。而其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並叙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故每遇差點。驅使並聽漢官統馭。指呼命無不伏。今則輒容僥倖。改授漢官。差遣不惟上下姑息之風。既已增熾。而於漢蕃區別之體。遂致陵夷。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敗亂中國禮法。各自置買田產。廢格朝廷典刑。胡種亂華。不可不戒。兼逐人皆是近上使額。或至邊郡防團。一旦既叙漢官。多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犬羊之徒。豈可如此。積弊在後。毋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誘致諸路蕃官子弟。儼衣豐食。驕恣相尚。不肯伏從。若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減耗。籬落凋殘。遠畫長謀。為損不細。輒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諸路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輒有陳乞。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並與改換。就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分沿邊都巡檢。名目並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住不限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遇舊曾統轄將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並止終其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本族蕃官。各依舊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買產業。並依

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崇寧五年。知鳳翔府馮澥論。隴廓西寧三州。既曰。臣伏覩陛下比年。以來。知關陝勞勩。罷兵偃武。與之休息。和氣充塞。年穀豐稔。百姓快樂。道路歌舞。臣於今年三月到任。首問民間疾苦。皆云。自罷兵之後。人若更生。疾苦事十已去九。唯支移一事。尚為民害。自本府至隴州。千有餘里。唯道里遙遠。又為經涉生界。民間勞困。不易興調。臣遂即敷奏蒙恩。第加寬免。上等不過十程。下戶不出府界。旨下之日。萬口歡呼。言自今以去。更無餘事。太平如此。尚復何言。而臣切有所憂者。病本尚在。陛下雖欲罷兵。而兵安可得罷。雖欲息民。而民安可得息。臣切以隴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

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收復以來。何嘗得一金一錢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於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為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餓。人有菜色。今殘寇遊魂。未即歸順。黠寇阻命。公為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夷。柰何以二三小聚。困弊關陝一方。生靈塗炭。長為朝廷西顧無窮之憂乎。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旌鉞。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其巢穴。奔禽遁獸。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效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絕北虜之難。旁擇西羗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或以謂朝取暮與。取與無常。為已甚者。此大不然。始朝廷慮其為邊患。

也。一舉而取之。易於探囊。今知無所用也。一舉而與之。輕若擲芥。其
擒縱在我。取與不計。大度無所不包。神機不候終日。利便所在。何常
之有。又謂棄地之議未遠。罪斥之人未復。今而為此。彼將有辭。又大
不然。羈縻之義。使為臣屬。與夫捐棄自不同。且此輩沮壞先帝功烈。
宜加罪誅。今之利害。彼復何異議。方陛下以邊鄙生靈為念。念垢忍
耻。或不辭。况茲小嫌。尚何所恤。臣望陛下下臣言於本路帥府使
之。看詳。或遣近臣臨察。可不然。臣言一出。必為眾所咻沮。何者。蓋無
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福。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
登。待從。行伍賤夫。接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由壤連阡陌。下至幕
府。編裨。趨走廝役。計其所得。略皆稱足。故大者稱功德。小者論利害。
歎曰。英惑。日陳於前。陛下雖欲不作邊事。尚安可得。雖愛民如赤子。
亦無暇顧矣。臣願陛下懲既往之失。塞方來之路。奮威斷顯。絀一二。

以示好惡。以絕欺罔。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臣遠方踈賤。不避忌諱。
荷陛下非常之遇。蒙陛下不次拔擢。念非捐軀殞命。無以報稱。冒萬
死為獻。使狂瞽獲效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大觀四年。安堯臣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為大謀。燕
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
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
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
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
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
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
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
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

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上然之。

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契丹。以宇文虛中為叅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察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已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隣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闖之說。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

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

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徽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蠖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

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穰穰之士無不
一膏百常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迄其人皆姐上肉矣亦以河朔
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
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息數
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塞弓偃息黔黎之
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
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
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
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
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今天下不唯慰安
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
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覲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

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
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
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
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
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以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
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姦
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
祖宗建立權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權場歲得之
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權場之法
寢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權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
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
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鬪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

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鬪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誣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覲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頽與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

誓。以結鄰國之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首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攻。豈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者。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地因虜

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群寇妄託北朝驕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并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踈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况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下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

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消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是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息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真定府路安撫趙適乞撫存北虜疏曰臣伏准本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為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切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

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勃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嘗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為之防。然臣叨承閫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觀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贊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音有餘載。今虜酋叔兄弟甚衆。若虜酋真遂不還。

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靈趾戡難。就其虜酋叔兄弟。取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衆。隆其恩禮。錫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既倚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特則中國有大造於虜也。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地。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得汗馬之勞。遣餼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貴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切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降義好。若即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遺之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復披心申固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

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彊增戍緣邊過為隄備徒足生衆以
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不及時之
悔孔子曰典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
貽黃臣契勘女真叢爾小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之一大族
其衆彊弱與虜不侔徒以虜酋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
以弱凌彊者非女真之能皆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人素
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於虜中哉虜之新酋
既喜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
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會
傲今若止增戍之役收授立之恩懷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
華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小而見功多也

徽宗時趙鼎臣代條具北邊事宜曰臣竊以耶律氏自五季以來盜

據全燕抗衡中國遭值國家以仁德撫四夷屈以休兵與之講好憑
藉祖宗百年蓄養之恩因得私其一字有其人民蓋自古昔以來其
威未有如此者也自禧僭立之後君乃荒淫無復法度弄至燕京窮
極暴虐燕人痛毒貫入骨髓而又出入輕佻片去防衛漫無使人若
辱償者人怨神怒罪已貫盈譬如猛虎不自養威而終日踞踞搏噬
其勢窮力困當自斃路此殆天亡胡之時也今矣又首亂成其三州
兵勢甚盛據謀報所傳殊未衰息密通漢境休戚繫焉而守邊之吏
未有深謀遠慮條畫上聞致煩聖訓委曲訪逮網羅設張究極終始
此臣所以被詔震恐竊自訟其不敏而無所辭誅也臣材質篤下思
慮短淺何足以贊廟謀之末議願以方承人之冒領帥事不敢不自
竭其愚以塞聖問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在於觀象而動所謂雲者固
有小大強弱之形運速遠近之迹善觀其幾而應以謀則動無不剋

矣。今夷人叛虜衆已盈萬。止殺契丹。不戮漢人。其意蓋欲陰結其黨。以為已助。雖曰草竊。固亦未易可量。然既破三州。未能長驅。有所深入。尚且屯聚於採涼山中。不聞謀者言其有窺窬燕薊之意。則虛實強弱。亦未可以喻度也。臣竊料之。彼與虜戰而勝也。則其志將愈大。志將愈大。必不肯侵犯吾圉。以結中國之怨明矣。使彼戰而不勝耶。一旦豕突。敢犯吾境。則是乃吾之賊也。邊吏當亟捕之。夫復何疑。其或戰既不勝。而提其孤軍。扣關請命。則是特虜之一叛將耳。以中國之大。而納其亡人。吾何賴焉。又况隳盟約。以啓寇讎。決非朝廷之所樂為也。臣愚以謂窮來歸我。宜不可受。深閉固拒。理不獲已。既足以昭睦鄰之德。又足以示中國之義。禧雖庸虜。將感激沒齒。不敢忘陛下之賜矣。至其或者虜不勝賊。敗圯擾亂。而思漢之民。悉舉燕地來歸。有司方是之時。勝負之數。既可見。強弱之勢。又可知。應接斷於一

朝。竊謂未可逆決其去取也。何則。漢宣因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然後擁護呼韓。卒臣其國。光武因匈奴自分為南北。單于然後建立。日逐終饗其利。唐失河湟。舊封至宣宗時。吐蕃主弱。大臣相攻。兵孱不解。然後唐不血刃而復三州七關。已而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十一州歸于有司。蓋存亡之數。成敗之形。天時人事。率相符合。故臣願徐觀其變。最策之上也。恭以本朝和戎之久。講信之嚴。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今禧雖荒縱不悛。其於奉事中國。亦未敢大失禮也。然其國內不靖如此。或是滅亡之萌兆。皇天所以右助我宋。而付屬陛下。以燕之遺黎。蓋必有曰。雖不可以後時而縮。然尤不可以先時而起也。自古王師之出。要必有名。故臣深願陛下靜而俟之。不勝幸甚。臣伏誦聖訓。所以咨謀臣者。可謂至矣。而必繼之以有備無患。仰見陛下死所以周旋戒敕。臣者。要使之先備。而預謀耳。臣聞宣王攘夷狄。復

疆土必使之修車馬備器械漢高祖欲伐魏聞其三將皆不及吾所
遣也然後進兵自古待敵未有不先於自治者矣今防邊之備可謂
致嚴矣然臣竊嘗以謂一堡寨官之能否乃一路之休戚一隊部將
之勇怯乃一軍之勝敗故臣守邊日久每以選人材為最急自邊事
平息以來本路奏舉大小使臣率多以不應格報罷今雖未有他警
然求於倉卒預安足以及事哉臣愚乞聖慈特降睿旨應河東河北
緣帥司所舉大小使臣負闕權許不以有無違礙特行差注一次庶
幾官無鉅細皆得其人敵至則戰未至則守陛下雖高枕可以無北
顧之念矣至於軍中儲蓄尤為急務而邊臣廩粟每以匱乏為憂伏
乞嚴飭計司多方積貯或果有急闕仍許帥司申請措置支降施行
邊境之上既得可用之人又有可食之粟奉陛下之威靈稟廟堂之
成筭區區鼠盜不足置齒牙間也臣不勝昧死謹上。

宋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徽宗疏曰臣聞中國夷狄相為
歲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既陷燕山復窺河北
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
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
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勳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
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大戎之衆
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
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
其鋒令敢死士焚燹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
乘機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卯及
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

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寇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竦犒師之物。以歸。然數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網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

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關。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幣之數。太多則為非。是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蹶。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宗社計。募兵擇將。

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况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材。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吏部侍郎程振上言曰。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時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

監察御史余應求。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上疏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毀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烏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嗣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其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己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鑒哉。方今強虜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耻辱之時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執大臣。與將相異謀。朝夕誼爭。未有定論。審如此。

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幣既不足。虜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老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人必要金幣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也。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憚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師壯。人有聞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獸猶鬪之時也。

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財擇。

晁說之應詔上封事曰。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喻月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瓊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內。朝四夷。而從萬國。曾不足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卒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

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溼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逡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懋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家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冢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姦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內外固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凶

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竊因此二事。中言當今之急務。豈顧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求暇擇也。伏觀戊申大赦。封二逋。道齊民久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舍哺豢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益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潯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為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而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為新邊也耶。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責。而久為戎人欺侮。乃嘆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尚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二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表。益是錯賈

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
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
老。不能默已。請專以割地為言。求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
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
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為能制山
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
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
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
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
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堅之秦。拓跋之魏。朱氏之梁。
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
魏。羗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羗於宇文氏。靖咸之周。其迹昭然。

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畧言之。陛下幸察。
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
遠占。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而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
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
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
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
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
契丹之所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
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
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畜凶謀。前有太子
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
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

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遊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危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之。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于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儻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捍客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

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為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津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傳潛擁十數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愚智。無不憤疾潛者。耻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序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聖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

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奮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具宗豈特私一傳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群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由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時。每歲防秋之兵。全師聚于定州。具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

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得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末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一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拉朽諭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夏。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

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撮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主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願視群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我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北虜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因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冑。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巢北於。乃降繼元。率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邪。或謂唐

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太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是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知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蹙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畧

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噸一
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噸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為有
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
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瑋父事契丹。假其
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
彼荒絕遐陬。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
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
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國因高麗以臣事
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
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絕於中
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
一旦兇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實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

已。遂欲陸梁於中國。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畧官馬三匹。民
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
入貢。而渤海之酋為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
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如何哉。
議者曰。柰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
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遂去。越二年。僕固懷恩
以吐蕃回紇。羗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
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夫以小醜警懼
陛下。增修盛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
於職方氏矣。碩惟疎遠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
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
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羗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

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帥師，程苞之明嚴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充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迨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未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

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天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歲晚頗感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昃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又果如何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姪毒清

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輩。兇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跡。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言。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致乎交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之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過惡。揚善順天。

休命。如其惡者。不遵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於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詭之昧死。再拜。

侍御史胡舜陟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狀曰。臣伏以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悉遣使奉獻。魏證以為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為用。驅村保。撓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泌流亭館。

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如軍期吏緣為姦民無所訴更有官為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尤畏之鞭笞取辦於民故淮浙間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錫予尤腆所費不貲而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唯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臣事大金二虜能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將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唯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為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申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蠹耗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吾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為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

迺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麗人入貢於國於民有害焉。於州縣贖吏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病以慰天下企望之情。

